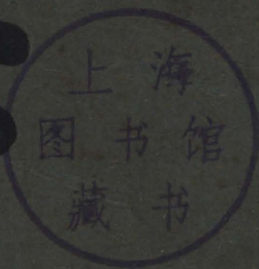


蘇長公小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643B

蘇長公小品

蘇長公肖像



蘇子瞻像贊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
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為階而授諸雲
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遊嬉笑怒罵皆成文
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
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
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
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
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
無如此道人何

蘇長公小品序

人于萬物大者取大小者取小詩文亦然今之文人皆譚往世千秋之業而非余所存問于余文何得對曰寤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愠得之喜焉暇得之銷日焉是其所得于文者皆一餉之驩也而非千秋之志也古語有之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余讀古文辭諸春容大篇者輒覽弗竟去之噫嘻此小品之所以輯也始余欲編閱子史而掇其小言而力未之逮也以長公多韻且善謔時復參微言故輯先成友人章古生見而爲之梓之余猶病多軼焉且夫舍其大而論其細無乃萬斛泉拾其濺珠者乎而古生氏又欲綴吾珠珥之佩之也耶
廣陵王納諫撰

世人檢書多以恣韻激鯨濤雪飛疊爲奇若短韻寥寥數行悽衰柳也

縱語繞萬象精驅五岳弗酣暢焉則蘇文小品之選何謂蓋人惟才短所以喜長聖俞才長故善取短天下精奇神怪政不以多驚人珠殫五色龍沫萬璣謂小品盡似司馬相如游獵賦可如必爭取其長則長公紀集俱在不妨各從所好此又聖俞先生未盡之意因語及之古生章萬椿題

世讀蘇長公文綦衆矣選不一集集不一種然未有選小品者選之自聖俞王先生始客有問之者曰是集也無乃汰其大而摭其小乎抑錄其小而卽已見其大也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宋室文章風流藻采至蘇長公而極矣語語入玄字字飛僊其大者恣韻瀉墨有雪浪噴天層巒迤地之勢人爭取之其小者命機巧中有盆山蘊秀寸艸函奇之致人或忽之自茲拈出遂使片楮隻言共爲珍寶聖俞固長公千載之知

已哉而其序既卒自歎曰余所志者一餉之樂而非千秋之業由斯以譚謂以盡長公小品則可而以盡長公則不可蓋流不擇細正以彙其全響不遺促正以集其成使有所標舉其間而包括焉無漏曷不曰蘇長公選而曰蘇長公小品噫是乃聖俞之所以評而古生章氏鐫之予讀而好好而再鐫鐫而哀所評而加之丹鉛也吳興凌啓康漫題

人未噉九鼎而啖一瓣則美謂一瓣之不足盡九鼎而不知九鼎之盡於一瓣也昔李端叔謂蘇長公文長江秋濤千里一道聳耳目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幻洵足概長公矣遂令讀長公文者如入五都市如登上方廚山肴海錯靡所不有奇羞異饌靡所不具然而度山越海不無卷石寸沼弋奇釣異不無野芹澤芷則聖俞所選長公之小品是也試取而披玩之春風綠蔭可以倦遊夜雨青燈可以却寢孔樽徐榻則片語

可驚四座漂唐流漢則單辭可足千秋而且譚玄佞佛則龍虎伏於寸
丹丈六現於一莖是小品之足當大觀猶一鬢之足當九鼎也聖俞王
先生案牘之餘特簡是集以娛一餉而豈一餉之娛已哉余友安國凌
次公讀而嗜之嗜而丹鉛之以廣同嗜者則安國之嗣聖俞而次公之
載長公也是爲叙施屐賓題

品者佛家之語也大品小品猶云大乘小乘焉醫家有小品方而其書
出于六朝則其來尙矣書林青雲堂將刻東坡小品使予校正且乞一
言予因垂語曰參五祖戒和尙後身者先從小品始之乙巳之歲杪秋
初音山莊綠窗之下點紅燈而書秋崖布川弦五通璞

定叟云日本入喜涉禪學文人弄筆以禪語爲高亦結習也
又云日本弘化乙巳乃我道光廿五年今周甲矣東洋未變法前事
事步武中華今則醉心歐學戰勝強俄國勢日盛而我頽然自放回
思六十年前不勝感慨光緒乙巳三月廿一日永平試院書

蘇長公小品目次

卷一

賦

老饕賦

黠鼠賦

序

獵會詩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記

思堂記

勝相院經藏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大悲閣記

李太白碑陰記

衆妙堂記

石鐘山記

傳

方山子傳

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謝制科啓

策問

私試策問五首

卷二

尺牘

與循守周文之

答李端叔書

答秦太虛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答劉沔郡曹書

與魯直

與李公擇

與龐安常

與滕達道三首

與朱康叔

與姜唐佐秀才

與王慶源

答范蜀公

答言上人

答呂熙道

與蔡景繁二首

與王元直二首

與徐得之

與毛維瞻

答賈耘老

與王定國

贈王文甫

答參寥

與陳天侉

與米元章

頌

十八大阿羅漢頌

禪戲頌

偈

十二時中偈

南屏激水偈

木峰偈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養生偈

贊

郭忠恕畫贊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三笑圖贊

小篆般若心經贊

李西平畫贊

辯才大師真贊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卷三

銘

陸道士墓誌銘

却鼠刀銘

九成臺銘

天石研銘

并序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鼎硯銘

桄榔庵銘

并序

澹軒銘

夕庵銘

惠州官葬暴骨銘

文助篆銘

評史

武王

顏蠟巧於安貧

淳于髡一石亦醉

劉凝之沈士麟

趙充國用心可重

周瑜雅量

阮籍

袁宏論佛說

王景文

雜著

補龍山文

問養生

日喻

送于伋失官東歸

酒經

藥誦

怪石供

後怪石供

題跋

書東臯子傳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書孟德傳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蒲永昇畫後

卷四

題跋

辨法帖

修養帖寄子由

書諸集改字

書若達所書經後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跋王氏華嚴經解

金剛經跋尾

跋送石昌言引

跋南塘挑耳圖

跋趙雲子畫

書戴嵩畫牛

題雲安下崑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書逸少竹葉帖

題蘭亭記

題壽聖寺

書醉翁操後

書天慶觀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題李巖老

題羅浮

記遊定惠院

記承天夜遊

記遊松風亭

遊白水書付過

書贈魯元翰暖肚餅

書臨臯亭

家藏雷琴

琴貴桐孫

書海苔紙

書諸葛筆

書諸葛散卓筆

書吳說筆

書硯

書呂道人硯

書鳳味硯

書贈孫叔靜

書畫壁易石

書墨

書呂行甫墨顛

書廷珪墨

書海南作墨

記與安節飲

跋君謨書

跋草書後

詞

傷春詞

雜記

錄趙貧子語

書李若之事

記劉原父語

記故人病

記與舟師夜坐

記石塔長老答問

記道人戲語

誦經帖

卓契順禪話

僧文革食名

大還丹訣

求醫診脈

以意用藥

王元龍大風方

目忌點洗說

荔枝龍眼說

夢中作祭春牛文

別王子直

唐允從論青苗

石普嗜殺

記朱勃論菊

張愨子

自評文

高麗

池魚踊起

劉聰吳中高士

記先夫人不殘烏雀

外曾祖程公逸事

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異人有無

附評名家

唐順之荆川

茅坤鹿門

姜寶鳳阿

錢穀文登

樓昉迂齊

李贄卓吾

陶望齡石簣

呂雅山

蔡榮之

袁宏道石公

陳繼儒眉公

劉士璘越石

鄭之惠孔肩

蘇長公小品卷一

明 古揚王納諫聖俞 評選

老饕賦

蔡榮之云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游戲耳

天美老饕設語甚新雖標點實意不屑屑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麩。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滌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緩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縑。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椀之瓊艘。各眼灑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

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黠鼠賦

莊生之文以小物達玄理如解牛承罔之類是作可與駢駕

李卓吾曰諠甚怪甚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惡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

東坡十來歲作夏

侯太初論用碎壁
四語爲老蘇極愛
故曰言出於汝而
忘之耶

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蜚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予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陶石簣評陸平原曰賦體物而溜亮如此賦則誠物矣碎千金之壁數語勘破千古人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槩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士。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槩賦詩。以傳於世。迺

陶石質云一六誠
明定慧諸解都不
從人間來至得道
淺深之候一語真
聖諦也長公道語
近語却有至理

世尊告阿難云攝
心為戒戒生定定
生慧是則名為三
無漏學
伶玄交契龜德龍
言趙飛燕事曰夫
淫於色非慧男子
不至也慧則通通
則流流而不得其
防則變態百出為
滿為察無所不往

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惡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煙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

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蘊廬。而況詩書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空虛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坡公倅杭州時、曾令聰和參寥字詩、後聰挾琴游梁、日登中貴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則聰之得道、淺耶深耶、定叟曰、此須細看、從來僉人、皆以小聰明干進、其技百出、慎勿爲所惑、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

陶石簣云以不思
記思堂自然奇絕
錢文登云前而言
不思處凡六段中
引隱者言奇絕結
尾數語卒歸思堂
本旨更見變幻

陶石簣云思甚於欲獨造之論顧不知思便是欲

錢文登云真是吸露餐霞不食烟火

善救護無思者無邪詩勿相為表裏

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利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

四日記。

姜鳳阿評、記思堂、而專說無思之妙、辭若相謬、而意定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射雕手也、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珍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若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

叙致璀璨而支理自呈所謂象教者也

干羽公居鍾山一
 日於客處得此記
 展誦於風檐之下
 喜見須眉日瞻
 人中龍也然有一
 字未安客請問之
 公曰日勝日負不
 若日勝日負公以
 爲知已

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卽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舍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舍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多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

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佛教維寂、至於思議不參、而反借莊嚴色相以顯其趣、此篇數彼法中語、全似、

· 文輿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蚶。以至於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入手數語得畫家之深者是後疎疎莽真似不作文字號而讀之曰文耳

凡獸有性惟兔足
底皆毛性狡而善
走鶴拳堅處大如
彈俯擊鳩身自其
拳隨空側身自下
承之捷於鷹隼故
曰兔起鶴落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鶴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余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

鵝溪在今潼川產
絹公嘗有詩云爲
愛鵝溪白繭光

篔簹竹生水邊長
數丈圍一尺五六
寸一節相去六七
尺

有此失笑長公那
得不哭失聲

恰得此證

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質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饑太守。涓瀆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余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李卓吾評、畫家不可不知、

大悲閣記

樓迂齋云看拈起
甚麼一種話頭便
被他對付了觀此
文如生龍活虎不
惟義理通徹亦足
佛書精熟所謂信
手拈來物物真者
呂雅出云自立議
論意不情情事
躍如

錢東湖云此段皆
吾儒大公順應道
理非徒爲佛作記
者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

樓迂齋云自起頭
至此宛轉發明變
態百出更不曾有
廢語

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脩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錢文登云言是佛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千手目。

陶石簣評是楞嚴入流亡所一段註疏亦是易無思也一段註疏長公勘破此意便爾玩世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

備自俗辭只借古
人文字代我筆舌
夏侯孝若贊真可
移以狀太白也吾
亦惡計其出於孝

若不出於子瞻也
千古一心正堪灑
然陶石贊云做太史
論斷體

朔服次人建安中
分厭次為樂陸時
湛父為郡守故贊
朔云云

璘鎮江陵時魯白
為府僚故其詩曰
夜半水軍來追魯
上樓船辭官不受
賞翻滴夜郎天長
公語本此

無限妙解歸之一
夢見此解又不可
執也

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鞞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踏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茅鹿門評、古來豪雋所被橫口之污讒者多、長公此一番洗刷、極是、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

陋字有瞻

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艸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蝸與雞乎。夫蝸登木而號。不知仰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俯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蝸與雞而問之。可。

老先生竟不指出

陶石贊云平鋪直
敘却是波折可喜
此是性靈上帶來
文字今古所希
千古文人惟南華
老仙太史公蘇長
勢公字挾飛鳴之

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澤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縱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此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

陳眉公云逼真

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迺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

季常小有俠氣耳
 因于瞻用筆隱見
 出沒形容遂似大
 俠
 陶石贊云傲伯夷
 風原傳亦敘事亦
 描寫亦議論若隱
 若現若見其入於
 楮墨外
 方壁全集作方屋
 屋冠頂也
 方山冠制前高七
 寸後高三寸長八
 寸以五鬣采爲之

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迺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翼然問余所以致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

茅鹿門云本沒要緊事却敘得澹宕有神

何等悲壯得其景趣可驚可喜

走筆成對語必洞心

誠然定叟云欲退不得者皆坐此二語然總由於不決定叟云知進而不得

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也。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見。子。倘。見。之。與。

茅鹿門評、此篇三蘇文粹不載、余特愛其烟波生色處、令人涕洟、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麻。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繫。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

知退者無論矣。即
 年老衰欲去。仍
 留者皆坐此二語
 甚矣。決之難也。
 少師致仕時。有門
 生蔡承禧曰。公德
 望爲朝廷倚重。恐
 未及引年。公曰。俯
 生平名節。爲後生
 描畫。始盡。惟蚤自
 引退。以全晚節。豈
 可更俟驅逐耶。

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知共蔽。古今
 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
 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亡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
 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
 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
 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
 而榮。至仁不道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
 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
 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謝制科啓

以議論入駢偶中
因方爲珪選眞成
璧無所不到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

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莫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媿。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聖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

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策問五首

讀東坡諸策問皆似可以不復置對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艱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

李卓吾云此正天
將亡人國其禍敗
又出於智所不及

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所憂。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

言其所以然。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羗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羗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

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讐。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眊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

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覈天下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

曲盡

俱確然之論

定叟云皆吏作姦
六卿奉行故事而
官吏恣擅流言紛
紜今之弊更甚於
宋讀此可勝浩歎

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古之人何脩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蘇長公小品卷一

不恨當表所恨
 池勝處惟此云
 尤重陳家紫枝
 通璋按容齋四筆
 蒲田荔枝名品皆
 出天成以核種之
 終與本不相類宋
 香之後無宋香所
 存者孫枝耳陳紫
 則為小陳紫矣因
 知練即陳之說

蘇長公小品卷二

明 古揚王納練聖俞 評選

與循守周文之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
 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
 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適有五客人。食五枚飽
 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
 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
 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遑遑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

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紛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

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

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卿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迺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得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必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亶亶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

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二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

作酒店樊口。掉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醞柑橘。裨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陶石簣評、目前之趣、意中之事、俗人不能知、知人多不能言、言人多不能豐、坡翁能知能言能豐、真人精也、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住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迺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方法兩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陶石簣評、坡翁自評其文、

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縮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

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縮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尙無恙也。而其詩迺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

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辭。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剗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與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坡嘗稱山谷文超逸絕塵、馭風騎氣、獨以奇箴、晁欲老其才耳、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龐安常

善求理者隨處參入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酋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孔。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兩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

便有無數轉換

善求理者隨處參入

傾爾縱橫反覆所
謂文理自然姿態
橫生

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土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自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可入參同契註疏、

與滕達道

某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

者也。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仕不仕為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為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不罪。

又

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桌。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

車坡意見。逐出時。時製奪禪家上乘。但是襲得耳。

陶石質云。燒不着。唐一語可味。

理至之。轉語妙絕。

於求中却受得風味。

遂成藉草之樂。爲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尙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遺懣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之。

與朱康叔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爲書。拋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爲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與姜唐佐秀才

詞家用古所賞不改一語方見本色

簡而多風

今日霽色。猶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袁石公評、寥寥數語、自饒韻致、

與王慶源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值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范蜀公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圖。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

此必蜀人故與之
該細心

此朱子所譏抱薪救火

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陳眉公評、新詞巧意、聲聲迭出、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恻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不商優劣更佳

李卓吾之風致翩翩

答呂熙道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樸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與蔡景繁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獲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他語人能道之加
睡足字便是不
同

時戒不作詩文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割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與徐得之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如似太早。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耳。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送研致祝、字字祝、字字不露祝、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

入俚語有真趣

妙處只在尺幅短
而轉換多

黃山谷云王元直
游東坡雲霧中風
氣殊勝由此觀之
豈可不擇交遊親
戚耶
陳眉公云丘文莊
嘗言眼前景致便
是詩家絕妙詞觀
此數語良然

記此何為耶不倫
不俚偶然有致

方朝廷綜核名寔。雖才者。猶不堪自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揚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吃瓜子炒荳。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又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懽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菓菜悵然久之

無他亦自饒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絲持。

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肌骨欲冷、

答賈耘老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可以樂飢、

與王定國

數日病臥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偕。清虛陰森正好。劇飲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

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准。備。也。

惟意所如

答參寥

專。人。遠。來。辱。手。書。並。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尙。退。院。後。却。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糝。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人。

答僧卽以僧譬

善乎自寬

定復云胸次超曠故無入不自得

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遊戲三昧也。居閒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作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

多深至之言

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自盡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與陳天侔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礶稍大。不傷根者。爲佳。不罪。不罪。

與米元章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芪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條然時也。印却納。

蕭然不俗、尺牘擅場、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

東坡所作禪家文字多然皆一時率

筆成趣獨此十八
既沈思而得之景
當為獨步復淵妙
字鹿門云此等文
此等見解不欲為
不能及由長公少
悟禪宗及過南海
通歷劫幻以此心
性超朗乃爾所謂
絕世之文

此十八題俱意外
有會余最愛之

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襪。設燈塗
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
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
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
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
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觀
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
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
通之。頌曰。迦葉尊者。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閣黎。代佛出。

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跌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器。貯舍

利十數。頌曰。軍徒鉢歎尊者。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歛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邪。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

曰。賓頭盧尊者。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

者。頌曰。那迦跋蹉尊者。

甚懈弱讀至此令人短氣

屈三指却云爲三
爲七大是懸心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羅墮

尊者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灑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穉獅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須跋陀尊者

手拊雛貌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

如止水魚鱗皆可
數

捧鉢而立。頌曰。那俱羅尊者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律陀尊者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襍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迦羅尊者

飯食已畢。襍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入。水流花開。

得意處冥然忘言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跋蹉尊者

飛仙玉潔。侍女雲渺。潛首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擢波迦尊者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如。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於下。頌曰。半陀尊者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妃字奇絕
有至理語復柔澹

身移怨存謂此一
角虬前身亦胡人
也

楚丘先生意趣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
匿而竊窺之頌曰羅曠羅尊者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鬚鬚導師慈愍為爾掣歎以爾猛
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
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鬚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
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
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

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跏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

曰。婆那婆斯尊者。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回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

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呵逸多尊者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沈。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周羅槃特尊者

不接儒更好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是彼中語

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信人。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倘其然乎。今於海內得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並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陶石簣評目擊道存依稀作華嚴境界矣

立喻奇他人夢想不到

雖戲亦有玄情

答孔君頌

夢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日作此苦。忽然夢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不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念。作如是觀。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大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盃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此處畢竟如何。作答胡海陵云。莫安排。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嘗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個消息。乃作偈曰。

隨說隨掃

又掃一層

百滾油。鎗裏恣把心肝。燥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則未。是不惟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箇那箇。

此因忽若有得而記之者故序載月日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於以觀法。

居士蓋有道者也

熙寧中作此偈。以示用文閣黎。後十六年。再過南屏。復錄以示雲。玩上座。元祐四年九月望日。

木峯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木山一峯供養。乃說偈言。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炭。

莊子有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凡禪宗文字半須聽氣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齋罷也洗鉢盂去。

養生偈

已饑方食未飽方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即便入定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必用佛及老莊語。眊鼻端白。數出入息。緜緜若存。用之不動。數至數百。此生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強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旦自住。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孔中。八萬四千。雲蒸雨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曲折隨勢如自然曲木几不施瑠琢

郭忠恕畫贊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貓。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

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寶神興舍忽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大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墜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忽先在焉呼之或出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

柳毅見涇川婦牧
羊問爲何物曰雨
工芒屨下式事而
鹽湯乃晉事二合
用之

三士之笑不須更
著一語却推到小
童麋鹿輩皆含笑
意便是解脫

以字證禪與若達
篇同而理更迭微
且於人情痛癢更
真

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齧門舐地尋鹽湯。

袁石公評、用歌行體。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研。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歐陽永叔書室、圖三笑於壁、想見石恪所作、坡公所贊、不知爲誰、然與此無異、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

亦篆聖

傾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豪宕可喜

辯才大師真贊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卽之浮

不須去霧明月自
親

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以贊、溯贊白、以曹叙叙勝、此不事援引、卽以所聞爲贊、坡公我用我法、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牛馬、樹酌韓戴、似於董李所未及也、

蘇長公小品卷二

蘇長公小品卷三

明 古揚王納諫聖俞 評選

陸道士墓誌銘

妙於用虛試檢通
篇惟丹論及寒瘦
差有其實餘皆假
設之言

定叟云古今耽丹
鼎之術者類如此
目多速其死者世
安得有神仙哉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

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飢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瘡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坡公于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而陸道士以丹學得邀公銘。榮施多矣。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窅窅。叱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群鬪。相視睚眦。舞於端門。與主雜

居。猫見不噉。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蕭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凜。以驚夫。猫驚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東坡幼年作此銘、曾祖稱之、命佳楮手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

凌駕立意多用此法然乃所謂翻空而易奇矣

不圖韶之至於斯也

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天石研銘

附考
慶曆七年丁亥十
有二月作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天研立名甚奇

若取全於形乎則
仰脣附足世固多
有其奈非佳研何
哉意趣含蓄如此

李季之思

洮河石綠如藍潤
如玉發墨不減端
溪然在河底得之
為無價寶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予安取。仰脣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余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研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舊書笥。忽復見之。喜甚。以付迨。迨過。其匣雖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研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黃魯直。

咄咄、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嗚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債裂東南。圯黝然而深。淮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加幻詭。

銘古器，故須奇古、

桄榔庵銘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肩屨。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鬚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桄榔樹大者一
樹出數百斛
摘葉二字奇

謫官乃至無屋住，尙以文章自娛，覽此可以曠懷、

澹軒銘

老子云正言若反此足盡禪理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數澹字有味、

夕庵銘

文字立名甚奇

與書皆作霧散。毛脈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維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內視之學、

惠州官葬暴骨銘

上四語禪支下四語則然仁人也語又柔澹可愛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

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顛。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時儋守議葬暴骨。先生銘之。故其詩又有江干白骨已啣思之句。

文助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安國兼工畫。坡謂其略不抒思。

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茅鹿門云通篇將無作有轉輾不窮多從戰國口辯中來

子瞻論武王雖非
 萬世公論而其原
 孔子之所與以見
 其所欲罪授書之
 所及以春秋所書
 及以春秋所書之
 禮盾者以縱橫之
 亦成一家縱橫之
 言錢文登云有筆
 力前面虛引作證
 後面突入武王俱
 係匠心國手特其
 深非武！過於文
 若於義理未當

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
 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
 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
 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
 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
 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在。其孰敢不嚴而
 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
 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
 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
 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

茅鹿門云文王之由武王定天下復追稱之何嘗行天子事即伐崇戲黎皆李商王西伯之命而專征耳

文若佐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何待稱王者之事操之真漢固其始事本謀何得直運之以謀九錫

唐荆川云截然兩迹接得無一些痕

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代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之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陳眉公云此固近
之矣微子之封則
又謂何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陶石簣評、折倒一大聖大賢、譚何容易、全賴周孔作證據篇法自黃叔度傳來、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

遺魯連不得伴說
有態

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句新妙

淳于髡一石亦醉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譏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袁石公云。總是司
馬遷酒極則亂句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車行羗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忠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積譏。疲人於一戰者。絕殊。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

後世事君者不復
有此一副心腸誠
然可歎其文章節
奏特纏綿委曲無
限情致

黃震云明主可與忠言老臣數語凜然古大臣風烈

宛如世情

反覆感歎有味

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校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况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羗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

又一感歎

余生平最愛這一段慷慨風流因欲廣蒐此類著一書名英雄覽有志未就也東坡亦同此心故錄出之耳不

問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斑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漢名將稱老霍。然以深追遠討為功。獨充國深識世變。一為宣帝言。使天子知養威持重。其用心之忠。坡公特揭之。為後世人臣法。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

折倒

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還稱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阮籍

亦是愛而錄之非務勝之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

世之學佛者皆務
深求之千蹊萬徑
轉益迷關東坡乃
更淺求之淺求之
以出其真味而後
精深者有所依而
精深者有所依而
立或問聖人之為
善在何處余曰孝
弟亦猶是也

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襟中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為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脩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者。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脩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王景文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歛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明帝伎主也、而詔語大是造理之言、故東坡錄之、

省捷

文過語亦韻

補龍山文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予迺戲爲補之曰。

劉越石云滑稽於文者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楸楠競秀。榆柳獨脫。驥交駑。鶩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閔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韞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甯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右解嘲

問養生

使人正襟欲手而讀之者左傳也使人手舞足蹈而讀之者莊子也東坡得莊子意安和兩陶石簣云安和兩字從老氏專氣致柔來陳眉公云未見透隨倫在道理之間非養生之至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嘔。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嘔何從生哉。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

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茅鹿門評、近有道者之言、

日喻

妙道不可以告人。不可告人者。告人而不真。告人此篇引而不發。可謂方便。濟人者矣。陶石贊云。千古談道者。皆依附影響之習。被公一口打盡。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

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錢文登評。此作根極理致。確有識見。非漫然下筆者。宋儒謂子瞻文兼子厚之憤激。永叔之感慨。而發以諧謔。如此文不然。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

若填入道德仁義
字便是俗筆

又擬入世情

又一翻跌

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
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
於愛也。惟不與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
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
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
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
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
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
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
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達者之言、辨士之口、讀罷可以起舞、

肉帳酒簿筆成美
 書太史尚矣此亦
 其支流也
 歐陽公醉翁亭記
 與坡公酒經皆以
 也字為絕句歐陽
 二十也字坡用
 十六也字歐記人
 人能讀至於酒經
 知之者無幾
 此經每一也字必
 押韻暗寓賦體而
 讀之者不覺其激
 昂深妙非世間筆
 墨所能形容

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配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倘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藝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裂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籛。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籛半日。取所

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篤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舊評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

殊有至理

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道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且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麪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尙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茅鹿門評、多曠達之旨、從徙南海得之、

怪石供

事不同而理同凡
語後引證皆如此

此句冷雋妙絕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

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陶石簣評、戲笑說法、怪石亦應點頭、

後怪石供

因供參寥故再作此文却借佛印刻石起本又假設參寥之言引入純用虛機須是顛破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

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拱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袁石公評。供幻。受亦幻。刻亦幻。文亦幻。

書東臯子傳後

東坡若曰。己不能飲。而喜人飲。酒則與東臯子意趣未之。意也。以此寄尙友。茅鹿門云。曠達之旨。陶石簣云。快論。

王績字無功。龍門人。自號東臯子。性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卽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

簡傲飲酒至數斗不醉常恨不逢劉伶與荆戶森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以類酒德類云

上文似抑東暈太過得此方澆涵有味

恬字大佳

愚俗寫得曲盡

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豫。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劉越石評、是真得趣于酒者、謂為坡仙可、謂為酒仙亦可、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

可謂充類至義之盡

語緩瀟迫

東坡文字妙在鼓舞得一玄論必鼓之舞之以盡其變死起鶴落自有餘態陶石簣云一句一折釋老之胸莊騷之舌寸山尺沼居然有五岳突兀大海瀾激之勢

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慘不忍讀、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焉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

陳眉公云善為居士出脫歐陽公將老自號六一居士或問之曰有書萬卷有金石遺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以我一翁老此五物問豈不名六一耶

道中不淺諸趣由趣乃以入道此為中人以下方便說也法在上乘則不須

精語

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者。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茅鹿門評、本莊生齊物我見解、而篇末數滑稽可愛、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燻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燻。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陶石簣評、說法從蓮華喻品來、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

之說。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有道而不藝則物
 雖形於心不形於
 手如後世理學名
 公未必善詩文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
 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
 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晝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
 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
 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
 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與佛
 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此轉更精

陶石簣評、書畫說法、

書蒲永昇畫後

東坡善畫故知畫
知畫故言入底裏

以知微重永昇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旦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嬉笑捨去遇其欲畫不論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

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賊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
同年而語也。元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鄭孔肩評、可以喻道、

蘇長公小品卷四

明 古揚王納諫聖俞 評選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踈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群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蓄。

陳眉公評、世人但得臨摹本、便獲至寶、真贋誰辨、

脩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鑿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卽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卽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凭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貓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訾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譬如江河鑿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

婆羅園語云。瓦礫泥沙。並存佛性。此語可參。

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還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見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曰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余自少嘗服此戒昔邢子才有書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書若達所書經後

故是慧心人就字參禪

文章之妙自然應節亦復如是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爲幾。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粗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一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陶石簣評、海沙空雨、了達之語、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二。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

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人情蔽惑每如此

昔李贊皇使人置金山泉其入舉棹忘之至石頭城方憶汲以獻李欲之曰此頗似石頭城下水世固有疑之者恐佛語菩薩語亦然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以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

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金剛經跋尾

譚君特富兒。依佛者。東坡蓋反詞。以藥之然亦諛直相半。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為塵勞。而况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人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况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眾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椎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略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不掩其疵

跋南塘挑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

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嫗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樵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

黃筆畫飛鳥頭足皆展或曰飛鳥縮足類則展足縮足則展類無兩展者驗之信然此可類觀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藏畫者遺笑牧童、寶古者鑒之、

題雲安下崑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書。

僧以路惡見止似含諷意、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東坡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觀此何如、

既見好遊且喻世途

感時賦事

逸少書詎須更贊一辭只如此傾見鄭重之至

題款語大抵貴其蕭疎

文字造妙時可以廢巧尙直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袁石公評、辨才藏真本、貯之梁間、鄭重極矣、取殉昭陵、可見尤物不留人間、良可嘆息、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迺去。

書醉翁操後

此等題清遠爲上
意解次之王火甫
猶嫌太解明

文至東坡直是不
須作文只隨筆記
錄便是文

假語狀真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穀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耿。然畫僧踴躍欲動。恍然久之。

子美題畫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亦此意也。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

口角備異思路盡適

頭鬚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相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題李岳老

南岳李岳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岳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岳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

致有玄理

可補入睡鄉記

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題羅浮

言簡趣多曲折有法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上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藜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珪。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

有餘韻

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袁石公評、隨筆點染、情境寂然、正使極力點染者形穢、

記遊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尙氏之第。尙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

花木去取亦須待
有識人也

東坡赴何秀才會
食油果甚酥問名
爲何對以無名又
問爲甚酥坐客曰
是可以爲名矣

造化佳勝往往而
是以爲無間身便
至當而踈過讀此
可爲恍然

可以注清泉。滌瓜李。遂資綠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
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爲甚酥。
味極美。客尙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棗橘。移種
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
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委蛇寫盡樂趣、

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
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
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余深領此趣難以筆舌贊也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
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
如挂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
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就歇。

遊白水書付過

不用虛而韻足不
模寫而景足如畫
家蕭蕭數筆含意
無窮此等在東坡
集皆上乘也

集韻汰他計切音
替水波也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
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
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
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
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

過東坡翁。

書贈魯元翰暖肚餅

公昔遺予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厯厯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迴。重門洞開。林籬空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逸思寥廓。意到筆隨。人人有此。却被坡公拈出。

家藏雷琴

此內養訣借事作戲

味若有思而無所思一語對境寂然

歐文忠記家藏之琴其一為雷琴琴面亦有橫文如蛇腹乃長公不載玉師文忠不載八日合蓋雷琴有二製也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其獄不容指。而絃不放。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付子過。

海苔紙今已無矣。後何可得。書以付子。大有寶惜意。

習故語故言而中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強。學乏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昔歐文忠惟用李最業。以諸葛為不如意。而長公獨取之。何也。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現杜者所當知

黃山谷云。東坡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為諸葛之下者。猶勝他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見凡研問有棗核筆。必嘔語。以為令人但好奇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喜雙鉤懸腕。故書家亦不服此論。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

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良可歎息。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澄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大字四語書法盡此臨池者須置座右

澄泥硯唐人品視以為第一

書鳳味硯

僕好。用鳳味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為黯黯灘石所亂耳。

銘云：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喜從北歸生，非從茶酒香筆來。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澹然忘言。

王晉卿示詩欲易海石坡謂能以韓幹馬易之則許石卿難之可見以隨與所到大有韻致

書墨

坡公云世人論墨多取其黑不取其光使其光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觀此則資墨者又當論黑白之外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方求白時。嫌雪。自是人不會事也。

茶墨黑白。坡公每每言之。而此最勝。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為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黯然消魂。故不待言。坡嘗請李公擇詩云。非人磨墨墨磨人。與此俱可凄然。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為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

驟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嗜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暇欲之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欽州

其地多松因留居
以墨名家廷寬永
寔文用惟慶惟一
仲一李超之後

書墨凡三十餘題
此最韻也

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鴛也。

廷珪造墨形色異衆然歲久亂真者多非坡公安能舉而知之、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灶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所知者幾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遺所不知作墨何益世之營營作牛馬者觀此恍然、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回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跋君謨書

不言所以但執之甚堅

僕論書以君謨為當世第一。多以為不然。然僕終守此說也。

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故歐文忠以為獨步當世。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

神奇語

傷春詞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為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為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俱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跡兮。翫百草之生滿。風泛

語語春景語語傷春

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天桃之欲然。燕曉曉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群飛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謹。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目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目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予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尙安用於斯文。

春光有時到、佳人不再還、傷春與悲秋、可以並傳、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

大足警醒

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生死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之。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也。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病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

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
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
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記劉原父語

東坡特愛元龍而
託之原父耳意氣
適上不顧世有側
目人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
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
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
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
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
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
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尙有貢父在每與語今

不言之意

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矣。

記故人病

垂戒之語不妨痛
作苦語令人惻然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後。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默爲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病。非吾之所怖也。余曰。有行乞於道。偃而號曰。遺我一孟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有千斛之粟。而無一孟之飽。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有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癡也。如覺而實

夢也。悲夫。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閣黎夜坐。飢甚。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師談不二法。舟師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李卓吾評、不可記、便是不可思議、無上正覺、

記石塔長老答問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個是。塲浮圖。邪居士云。有縫。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外記、東坡鎮維揚時、石塔求解院、坡僚佐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有為東坡而少留之句、時元祐七年三月十六日、并記之、

有不可記便是妄語
有不可記亦是妄語
語痛與境盡

不惟可作禪師
亦可作宰相

記道人戲語

止乞頭則不賭矣
不賭則不輸矣
高宗獵遇雨問谷
耶律曰雨衣若何
不瀉對曰以瓦爲
之則不漏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淨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盃水如何漱得坡云漸愧闍黎會得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其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無淨三昧

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固請書以行。

僧文輩食名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作而為聲，發而為光，流而為味，蓄而為力，浮而為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為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

心即是佛何必斷肉

精華進益燥燥煜煜如百千日淮南子得意文字略可擬之
李龍眠善畫而壽說者謂由燭靈供養耳與此理通

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不。豫。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魄。爲。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密。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求醫診脈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

開心見誠用人便
是大英雄置
袁石公云今庸醫
無處生活

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柁牙爲柁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註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

自病自知自藥自療不必以意用也

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餒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黥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譚笑之語。聊復識之。

王元龍大風方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崇。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

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之。

但看一片婆心。便是宰官談法。

目忌點洗說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潛云。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荔支龍眼說

閩越人高荔支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支如食蝓蚌。大蟹斫雪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嚙久之。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

餘則啞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蟪蛄也。戲書此紙為飲流一笑。

夢中作祭春牛文

子瞻恐以口語得罪故託之夢言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裝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曰。不妨。此是喚醒他。

恰是一場好夢

別王子直

不恰語言儼然意表

紹興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時介甫當國力行
青苗公判杭州常
因法便民願以
安若譏謂其非形
於文章者多矣

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遂什百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也

石普嗜殺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慚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

妖由人興

奴爲崇。自以爲必死。指使呼奴。示之。崇不復出。普亦愈。

記朱勃論菊

與朱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驪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

居然端人

張愍子

黃州故縣張愍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自評文

魏文帝云文之佳
惡吾自知之從來
評長公文者能勝
其自評否

可實邊計

定叟云昔尙是胡
孫弄人今且爲胡
孫所凌踐矣不思
制獸之法而謂獸
且竄於人豈不哀
哉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工。吾亦不能知也。

得失寸心知、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物。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真耳。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

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爲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劉聰吳中高士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李卓吾云人之好名又有甚於愛富貴

能道至德章法亦
自燦然

東坡不爲人作誌
狀故敘事少此可
概見

記先夫人不殘烏雀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烏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之。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烏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鴛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烏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

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旣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書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二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不久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

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嗔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嗔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鳥。鳥何有安。以壽塔爲。

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搖擗。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過。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蘇長公小品卷四終

光緒丙戌七月按試衡州購此越明年丁亥三月至永順山路灘河備
嘗險阻又適感末疾湮鬱無聊校藝多暇淪茗披誦胸襟頓開拈毫記
此以當鴻爪陸寶忠伯葵甫

庚子四月遭拳匪之變所有書籍善本寄存玉皇閣東廂遺失幾盡此
以不甚愛惜置敝篋中獲全辛丑夏間隨手繙閱見前記恍如隔世彼
時年方三十有八世宙承平學使者校藝有暇一編自樂今國步艱難
復膺使節不能按試困頓無聊兼以下居未定不寐之證益劇俯仰身
世百感叢生回念湘游真如天上矣四月二十二日午後識

壬寅四月在河間試院重閱前跋恍如隔世蘇詩事如春夢了無痕人
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耳窮通得失皆偶然相值與我毫無增減惟養
得此心空空洞事來卽應事去不追思不懸億乃落得大自在耳彼

紛紛擾擾者何足知此初三辰刻定廬記

時年五十有三

平生頗灑落自喜乃自丁酉奉諱後國事家事積憂成瘵得不寐之證覺觸處皆成荆棘今塵埃磨去鏡復光明漸能熟睡惟肝陰已損事多卽煩務以淡靜藥之年過五十方略悟道亦已晚矣慙媿慙媿同日又

記

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順天鄉試在河南省舉行余以學政奉派監臨七月初四在正定啓程十五夜到汴卽進駐監臨院十九陡患霍亂幾殆幸服溫劑而愈然體氣又受傷矣三場竣事頗得休養日爲人塗抹重陽日飯後無事復閱斯編援毫記此人生如夢幻泡影明歲重陽又不知在何處此心已如止水隨遇而安無可無不可但祝時局稍定耳定叟

癸卯三月在宣化復覽此記覺養心至難余於世俗齷齪之見尙看得
淡打得破而有時尙不能脫然所謂日月至耳務時時打掃

癸卯四月按臨永平府卽盧龍塞也棚在山顛與湘之永順彷彿回溯
前游如在目前而年則壯老不同世則盛衰頓異人生幾何安得以俗
慮擾吾方寸哉定叟

東坡小品四册在案頭幾二十年矣頃駐永平試院暇輒研朱點之三
日而竟可見執業惟患輟不輟未有不完善者學者勉之癸卯五月初三
日定叟

右蘇長公小品四卷明王氏選本爲近世書林所罕覩日本翻刻亦
在六十年以前幾爲海內孤本 先文慎公得此卷於衡州携置案
頭二十餘年暇輒硃墨其上間繫小評復時加跋語 坊以 先公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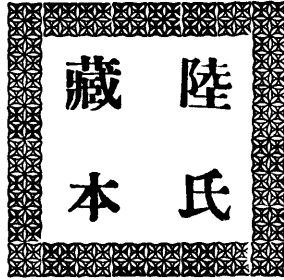
澤所貽敬謹庀藏不敢散佚而慕周陳君以爲不如付諸手民以餉同好而先澤益緣其流傳坊頗踴之陳君力任校讐其精審遠出原書之上役將竣謹以先文慎公題語彙載簡末不揣譎陋竊附數語以誌緣起云爾中華民國三年正月太倉陸大坊識

弇山陸文慎師自言早歲怯弱得不寐疾勢將成解顱之證醫藥無所施乃屏棄舉業惟以先賢語錄及陶白詩自遣遂覺胸次悠然人世紛華擾攘悉置度外未幾所患若失而生平得力亦遂基於此故公胸襟沖澹不忮不求而立朝蹇諤不避權倖至爲羣小側目蓋公秉性鯁直尤恆慕蘇長公之爲人謂長公天懷坦率初不牽於窮達得喪故生平蹈險如夷每讀其文輒流連往復不能自己殆有神企得有明王氏所選長公小品喜其達而有節放而不流以爲合淵明樂天之詩皆養性長年之助遂恆置座右暇卽披覽偶有所觸輒題簡端於修心攝性之道三致意焉彝遊公門稔知公尤篤嗜蘇因勸公子芝田以小品四卷重付排印並載公題語於後使好眉山文者得人手一編而文慎公精神所在亦不終祕矣彝校讐既竟用誌數言以追懷文慎師行誼至長

公之文其自評具在前人贊歎膜拜未之有加不假彝一二談也癸丑
季冬澄江陳宗彝謹跋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本大洋五角）



代印者

正蒙印書局
北京前門外協資廟路北

分售處 各大書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643B

321338